

一生一本书

□张炜

法国的拉布吕耶尔一生只写了一本书，即出版于1688年的《品格论》。这本书出版了多次，每次再版，作者都要完善和修订，至他去世前，已由薄薄一册变为折合汉字40多万字的大书。无论是伏尔泰还是夏多布里昂，都对这本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伏尔泰认为它在“任何时代、任何地方”都“不会被遗忘”；夏多布里昂认为他“是路易十四时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，没有一个人的文笔能够比他更加丰富多彩”。

拉布吕耶尔只活了短短的51年，是法学学士，当过律师，教过亲王的孙子，出任过波旁公爵的秘书和侍从，担任过财政总管。在48岁这一年，因《品格论》一书的贡献，当选法兰西语学院院士。

他的文字离我们既近又远，从产生的时间上看是遥远的，从剖析的内容上看又如此熟悉。他的经历使其成为洞悉王宫贵族生活的人，因而他对所谓的“大

人物”毫不陌生。然而他对街巷俚俗更加了解。他的笔触在涉及各色人物时都从容不迫、入木三分。他写的是人性，所以也就不存在东方与西方、古人与今人的隔阂。

他不断修订这部文稿，等于是不断订正自己关于人性的认识。他在世时，这部书每年都要再版，他就每年增删修改，这种写作生涯是独特的，能够更专注、更投入于某一方面的思考。由于力量的集中，这仅有的一部书也就变得更为丰富厚重。

从写作人生来说，这是一种极彻底的“减法”或“加法”。减去其他一切新书的构思，只在原有的文字上再加雕琢和增补；这个过程也是在逐步增加和积累。这当然需要超人的耐心。

人生有两种大书。一种是拉布吕耶尔式的，另一种是托尔斯泰式的。前者将一生综合在一本书中，后者用无数本书表达自己这一生。

路标

□宋超

村里的人都搬迁了，只有年迈的父亲还固执地留在深山老林里。

山里什么树都有，就是没有梧桐。终于劝动父亲进城，去接父亲的前一天，父亲来电话，叫我什么都别带，只从城里带些梧桐枝回去。问父亲干啥用，父亲说，问那么多干啥，叫你带你就带，不带你就别回来。

母亲早早地走了，没有等到我能够表达孝心的时候。现在父亲老了，为了父亲能够在城里安度晚年，我只好从命，从在林业局上班的同学那里要了一大捆梧桐枝带回去。

出发前，父亲一刀一刀把梧桐枝剥成一米长的小段让我扛着。我去给母亲上了香，烧了纸钱，算是和母亲告别，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看母亲，是个未知数。我们从母亲的坟前出发，父亲一步三回头，我也跟着一步三回头，每走几步父亲都要从我手里要一根梧桐枝小心翼翼插在路边。当父亲插完最后一根梧桐枝，我们已经下完山来到了公路上。

上了车，我问父亲，人都走了，山上再也没有人住了，您还插这些梧桐干吗，这要多少年才能长大呀？

父亲说，孩子，知道我为什么偏偏要你带这么多梧桐枝，而不是其他树枝吗？

梧桐枝可以扦插，容易成活。我说。这片山里之前不是没有梧桐吗，爹插这些梧桐就是为了容易区分，你想想看，再过几年，山上没有人走，这路就没了，你们都住在城里，要是想你娘了，回趟老家看你娘，总得有个路标吧？父亲说。



冬日里的诗

□庞余亮

出于固执，也出于热爱，在这片多水的土地上，我写下了许多自己也记不住的诗，关于那些已过去的旧日子，我和我父亲母亲的旧日子，我和我的村庄的旧日子，7000年的日子，一直袭袭，一直复制，直到——旧日子如被流寇偷走的渡船，终于远远地离开，到了我永远去不了的彼岸。

我的一首诗肯定写在冬天。那是冬天的末尾，快要立春了。但在里下河地带，立春和真正的春天绝对对是两码事。很多年后，我读到了苇岸写的《大地上的事情》：“……立春还不是春天本身，而仅仅是《春天》这部辉煌歌剧的前奏或序曲。它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转折和奠基，在于它是一个新陈更番的标识。它还带着冬天的色泽与外观（仿佛冬季仍在延伸），就像一个刚刚投诚的士兵仍穿着旧部褪色的军装。”

刚刚投诚，依着旧衣。在村庄的不远处，那些赤脚站在船板上破冰而行的捕鱼人，他们手里的竹篙刚从水里拔上来，瞬间就结满了滑溜溜的冰。

清苦的年代里，比人更艰辛的是那些牲畜们。鸡好办，它们会去寻找灰堆扒食。狗也好办，因为它鼻子好使。饭量最大的猪肯定是最难受的，饲料总是满足不了它。稻草轧出的草糠是非常难下咽的。母亲就和上几勺子馊好的芋头菇。芋头菇的味道肯定也是不好的，但猪还是吃下去了。

猪本来可以年前卖掉，可太瘦了，卖掉很不划算。要是在夏天，我可去拾猪草，一筐又一筐，往猪圈里背。一半被猪吃掉了，一半被猪踩成了肥料。冬天里，田野里没有绿茵茵的猪草，父亲要求我们去拾那些枯在灌溉渠边的盐巴草。灌溉渠有浅浅的水，盐巴草长得得好。

那是大年初二的早晨。别人家过年走亲戚，我们一家却在破冰，摇船去田里扯盐巴草。父亲说，猪瘦了，但盐巴草里有葡萄糖！不信，你们可以嚼盐巴草，最后嘴巴里是甜的！

的确有点甜……可又是谁，告诉了文盲的父亲盐巴草里有葡萄糖？也许是父亲猜的。因为我们村庄的人，都迷信葡萄糖。

大年初二，村庄是满的，田野是空旷的。田野里没有人，那寒风吹得更为猖狂。扯盐巴草的手指都冻僵了，根本用不上力——熬到冬天的盐巴草的力气比我们还要大！

村庄那边时不时传来鞭炮的声音，那是人家办喜事。也有锣鼓的声音传来，那是舞龙队过来了。而我都无法凑热闹了。父亲说，有什么好看的，猪养肥了，卖个好价钱，比什么都强。还有，都打春了，还能玩吗？

父亲说的打春就是立春。我这才知道，那个大年初二是立春，难怪原来很坚硬的土变得比过去酥软了许多。刚才来的路上，破冰也比前几天容易多了。冬天的坚硬，正在慢慢地改变。

很多很多的立春忘掉了，但我一直记得那年立春。本来我给自己定的正月初二的任务是读春联。喜欢读春联的我刚刚把全村人家的春联读了一遍。那些黑字红底的春联看久了，眼睛一团团花。但我还是坚持看一遍。我想遇见令我动心的好春联。这些好春联我会抄下来，留到来年的春节，在自家的门上也写上一副，写上对生活满满的期盼。

但这个计划还是被满船的枯盐巴草打败了。我们从荒野中扯了很多盐巴草。盐巴草，是穷日子的那些顽强，也是一首最有力量冬日里的诗。

大家V微语

你相信“复利”吗

□罗振宇

●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，说要相信“复利”的力量。复是重复的复，利是利息的利，就是滚利滚利啊。这当然没错，复利的力量很惊人。

●那有人紧接着跟了一句，说你想，每天你要是进步一点点，比如百分之0.1，看起来很小但长期积累起来不得了。这话细究起来就有问题了。

●最近我看有人就说了，未来是不确定的，谁能保证你每天进步一点点？现实情况是，即使你非常努力，但是99%时间里你会感觉一无所获。

●比如，某家公司的股票，上市以来回报率总体惊人，但它肯定不是一天涨一点那么涨上去的，中途甚至会经历好几次大跌，跌到让人怀疑人生的那种。

●所以真正考验人的，不是你是否相信复利，那只会让你痴迷确定性，不肯接受世界是不确定这个事实的。那真正考验人的是什么呢？是你是否能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做正确的事啊。

读史札记

知白守黑

□且庵

知白守黑，语出《老子》第二十八章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恒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，恒德乃足。恒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”

河上公注知白守黑：“白以喻昭昭，黑以喻默默。人虽自知昭昭明白，当复守之以默默，如暗昧无所见。”想起稼轩

赞叹的那位美人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美人并不是不知那边的“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”，却甘守在这边的“灯火阑珊处”，尤见出美人的孤寂清高。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，严复论之说：“今之用老者，只知有后一句，不知其命脉在前一句也。”诚哉斯言。

新疆烤梨子

□王族

十多年前的一天，在墨玉县的一个巴扎上偶然碰到烤梨子。细看那梨，因为经过炙烤，薄薄的皮绷得很紧，有几个地方已变得焦黄，似乎随时会裂崩出里面的甜汁。当时心头掠过一丝担忧，梨子以脆、嫩、甜和水分为鲜明特点，这样一烤还能吃吗？

当时有两人正在摊位前吃烤梨子，其中一人咬一口梨肉后，紧抿嘴唇做蠕动状，看得出是在品梨肉。品过几番后，喉咙蠕动了，咽下去了。然后他一脸欣悦之色。烤梨子一是甜，二是爽，加之此种吃法不常见，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享受。墨玉地处昆仑山下，多出汁甜肉嫩的梨子，这里的人们除了吃新鲜的梨子外，也吃烤梨子，比别处的人多了一种享受。

先前听说过新疆有烤梨子，一直没有见过。问墨玉的朋友，烤梨子出自何处，都不知道。依稀记得安徽北部一带有将梨子烤着吃的习俗，但我在安徽没有吃过，不知一南一北的烤梨子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烤梨子用的是新疆的木梨和土梨，均有拳头般大，似乎只有这样大的梨子才经得起在馕坑中炙烤。新疆多木梨和土梨，因为硕大，当地人常用双手捧着吃。外地人不解，以为他们在捧吃甜瓜一类的东西，待得知是梨时，便惊讶得无语。

我们将硕大的烤梨子翻来覆去地看，也看不出名堂。于是在一旁看摊主忙碌，慢慢便看出了门道，只有食客光

顾后，他才开始制作。他把梨子从把子处切开，挖一个洞，放几块冰糖进去，合上盖子，用牙签固定住切口，放入馕坑中的专用架子，等一面烤好后，翻过来烤另外一面，十余分钟后火候到了，便从馕坑中取出。

摊主因为我们买了他的烤梨，情绪遂高涨，便鼓励我们咬开吃。我们犹豫着不动，但知道烤梨子不能直接吃，须先咬开找到下口处。在摊主的示意下，我们先咬开一个口子，待散热差不多了才开始吃，但这时候的吃亦不能一口接一口地吃，也不能大口吃，须咬下一口后慢慢咀嚼，如果糖水充足，还可含在嘴里细品。烤梨子的糖水质地很稠，但很甜，想必是其本身就甜，加了冰糖后就更甜了。梨肉也很好，咬上去口感软绵，仍不失甜味。

摊主扔下一句话：在冬天咳嗽的人，吃个烤梨子就好了。于是我们又知道，烤梨子有食疗作用，尤其治感冒咳嗽，有良好的疗效。随后他说起亲身经历的一件事。有一年有一户人家的小女儿病了，打针吃药均不见好，他听说后送了两个烤梨子过去，小姑娘吃下第一个的当天，便好了很多；吃下第二个，便彻底好了。

那几天听说梨子除了在馕坑中烤外，亦有在热沙子中或用锡纸包裹后，在微波炉或微型烤箱里烤的方法。前者大概是在沙漠中，让人心生向往，而后者一定是在城市家庭里，想必操作不难。

